

城市记忆

长春我深爱的城市

□王宏波

我在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里的A城——哈尔滨，向南眺望同在书中命名的吉春市——我深爱的长春市，在心中为这座城市祝福。

我生长在黑龙江省的小兴安岭林区，却从童年时代就对长春这座城充满了深深依恋。

上世纪50年代末，舅舅从林区考上大学，在吉林大学数学楼里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自此，我和这座城市有了联系，有了情感。第一次来长春是在八九岁的时候，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姥姥、姥爷领着我从哈尔滨登上火车，在长春火车站下车时，金色的阳光涂满人群攒动的站台。我看到舅舅和舅母，当时他们是多么年轻，脸上闪烁着新婚的幸福笑容。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舅母的妹妹，我叫她梅姨，她同样是一脸的青葱光泽……

我们坐着叮叮当当的“摩托”来到舅舅家，那是坐落在幽静的街旁叫二十一家的宿舍楼，很快我和舅家邻居的孩子成了伙伴，他们领着我走进吉大理化楼后面葱郁的森林里，那条蜿蜒流淌的清溪，一架浅灰色的拱桥横亘其上，水波如镜，游动着精灵一般的鱼儿，映衬出天上的白云和理化楼的倒影。在小溪的岸边一座青瓦白墙的大厦檐房子隐在树木之中，小伙伴说那叫鸣放亭。我认识了舅母的爸爸妈妈宋大姨、宋大姥爷，还有更多的亲属，他们对我都十分怜爱……就这样，这座城市走进了我心里，那些美好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又想起我第二次来长春的情景。

那时，姥姥、姥爷已到长春和舅舅舅母一起生活，我回到哈尔滨的父母身边。我十分思念把我从小养育到十几岁的姥姥姥爷。终于盼到放寒假了，妈妈领着弟弟和我坐了一下午的火车，再次来到我心仪的长春。我们在寒冷的暮色时分走出火车站，站前广场那盏温暖的灯光下，是一张张安静的面容和匆匆而行的人群。我们到朝阳商店下车，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舅舅的新住处，是在同志街镇江路一号那座院子，见到了我日夜想念的姥姥、姥爷，还有舅舅、舅母，啾啾的表妹和襁褓中的表弟……从此，每到寒暑假，不管假期几天，我都要来长春，来到这座小院。

我在这里接受了思想的启蒙和文学的熏陶。每次来，舅舅总要问我在读什么书，领我到解放大路一侧的吉大图书馆，让我在少年时代就感受到了文化的氛围。他为我借来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和苏联时期的诗歌、小说、文艺理论，还有美国的文学作品，我记得《天才》《潜流》等都是在这里读的。在舅舅家，我看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二集《播火记》，以及傅连璋著的《养生十谈》……这些书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这个懵懂少年懂得了许多，在心底埋下了追求真善美的种子。在这院居住的一位邻居，高高的个子，充满着激情，我管他叫舅舅，他是吉大图书馆的馆员。当他知道我喜爱文学后，便经常和我聊天，用毛笔在报纸上书写古诗名句，在聊天中他讲述了很多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知识，并把他收藏的线装本《古文观止》和秦牧的《艺海拾贝》借给我，让我带回哈尔滨慢慢学习。舅舅经常把我领到中文、哲学、外语等教学楼，让我与可敬的教授们接触，耳濡目染，受到文化的滋养。一天晚上，舅舅领我到在桂林路附近八舍居住的中文系吴开晋老师家，吴老师给我看了他正在写作的一篇文艺评论，还把正在引用的《庄子·逍遥游》一篇，边用手指顺着字迹下滑，边抑扬顿挫地轻声念道：“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他从案头拿出一叠诗稿，让我看。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山做烛台，松做蜡”这样的句子和他略带山东口音的循循善诱……还有哲学系一位老师在和同志谈话中阐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等，这些都为我长大后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实践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厚重的理论功底。

后来，我曾作为杂志记者来到长春，在朝阳路那栋叫做“十八家”黄色小楼的二楼，采访了著名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在镇江路那座院套里采访了象形拳中鸭拳教练、武术家周明德。这两篇人物特写分别获得了中国老年期刊一等奖。

长春，姥姥姥爷、舅舅舅母和所有的亲人们疼爱我；长春，这座城市对我也是天高地厚、泽深恩重啊。长春，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在城市的任何一隅都可以看到她浓绿的树木，似在要把长长的春天留在人们的心头。

这些天，我常常在梦中回到长春，徜徉在树干笔直高大繁茂的人民大街，流连于四方局道旁蘑菇状树冠下。夏日的清晨，微煦的风里透着青草的气息，我骑着刚刚学会的自行车，沿着同志街丘陵起伏的“摩托”道到朝阳商店、四马路、火车站，再转到人民广场，有时去地质宫去南湖……在葱翠中，我记住了回家的路。若干年后，我来到长春从高铁站出来，司机找不到我要去的地方，还是在我的指点下准确到达。司机说，大哥你是咱们长春人吧？我些许得意地告诉他：俺是哈尔滨人。他一脸的诧异。那年，国家林业局在长春召开会议，我带队从哈尔滨开车会上采访，一进入宾馆那深深的庭院，就仿佛立刻被这茂密的绿色所融化，恍惚走回大小兴安岭那莽莽林海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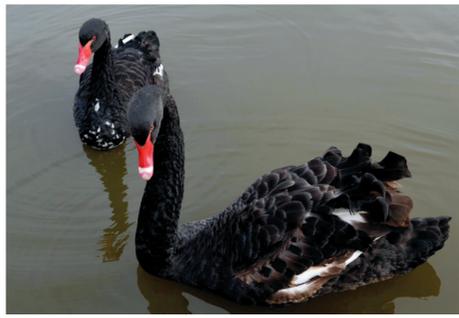
这里的人们把绿色视如生命。

那年，我来到舅舅家。在他们所居住的卫星胡同对面是一片水湿地，早晨薄雾如纱飘拂，朦胧着随风摇曳的蒿草，近前可见草木郁郁葱葱，塔头甸子清流涓涓，鸥鸟凌空而翔啾啾鸣唱，好一派苇荡风光。这里原名叫瓜王沟，所产的香瓜又甜又脆，据说是早年往京城送入皇宫的贡品。如今，这里建成了湿地生态公园。从此，这块水何澹澹廊桥疏疏的湿地，像一面碧绿的天然降落伞，镶嵌在这座要长长留住春天的城市中心，让人们感受到大地跃动的心律和脉搏，自由地呼吸着大自然的万种风情。

我和舅舅通电话，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翁，仍是笑声爽朗。放下电话，耳畔，又响起电视剧《人世间》主题曲的旋律——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会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我们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

长春啊，我深爱的城市！



图系东北

白桦林边，凌碧桥畔，垂柳依依，睡莲静谧。清浅倒影勾勒出骄傲绝伦的天鹅颈，羽翅轻点划过环环漾漾的湖水，弹拨间，醉了天上的云朵，片片坠入波心……

好个优雅迷人的“天鹅湖”哦！

芳草萋萋柳如烟，悠悠一曲到碧潭。湖水因精灵而生动，精灵因湖水而浮生。神秘美丽黑天鹅的凌波微步，扰乱了一湖碧水，令平静的湖面活色生香；打动了岸边游人，让凝视的目光平添几许柔软；牵引了花朵般的孩童，使躁动的小手也缓缓轻轻。哦，孩子们的墨瞳与黑天鹅静静对视，隔空对话——这，真是温柔、亲密的好朋友呀。

柳丝情牵小船半系，荷瓣香紫画舫三匝。长春南湖的夏日是动人的，而这片宁静的湖面则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南湖的“小西湖”。今年，这里不仅有黑天鹅，还有大雁和数种野鸭。湖心的小木屋里，黑天鹅和其他鸟类相亲相爱、和谐共舞。

大雁群飘然游过，野鸭们小弟一般急急追随而来，三两群好朋友汇在一起，对歌完毕，结伴而去……

这些美丽的精灵们刚一入驻南湖，便收获了所有人满满的怜爱。管理员老林动情地说：“等到小天鹅出生，就更漂亮了，那真和自己的孩子一样可爱呀！”

湖边，一片片睡莲托香腮，似睡美人垂眸，半梦半醒，如泣如诉。莲叶之上，露珠晶莹，是睡美人梦醒时分的泪吗？

也许，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情有缘；也许，一切入心的曲目都自然天成。未见湖心云水间，一对黑天鹅已经情定成双，比翼交颈，翩翩起舞的姿态似历经三生三世的洗礼。而湖畔花影深处，一位隐身闪烁的天鹅公主正羞涩地回眸，是童话中的少女心事吧——在那些爱慕不舍的目光中，哪个牵动她心，是天鹅公主认定的一生一世一人呢？



乡音·乡情

富尔河畔秋沙鸭

□王玉欣

的“野鸭”，竟在一棵天然树洞中筑巢。于是人们又叫它们“会上树的野鸭子”。几经专家实地考察，原来，这些漂亮异常的“野鸭”，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

自2008年4月，第一批中华秋沙鸭落脚在这里，从此，更多的秋沙鸭把风景如画的富尔河畔当成了家园。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以求一饱中华秋沙鸭的眼福。

中华秋沙鸭是一种候鸟，属于雁形目，鸭科。其体形丰腴而婀娜，神态优雅而高傲，习性温柔又敏捷。其头顶后部天生“高贵显耀”的羽状冠，两肋羽片上生有色彩斑斓的鳞状纹。雄鸭头部呈黑色和藏蓝色，雌鸭头部呈褐色。作为世界珍稀鸟类活化石的中华秋沙鸭，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们以天然树洞为巢，顽强地延续自己的生命基因，珍贵的程度可与大熊猫、滇金丝猴等物种相提并论。

中华秋沙鸭多分布在我国东北长白山林区水域和黑龙江中华秋沙鸭保护区，习惯出没

于茂密林间的湍急河流，喜欢潜到水里捕食鲜活鱼类。每逢天寒地冻之前，它们又会迁徙到长江以南温暖地带越冬。

中华秋沙鸭所栖之树偏爱老青杨，喜欢在离地十余米的树干洞穴中筑巢产卵，每窝产卵8到14枚，一个月左右雏鸭就会出壳，并在雌鸭率领下跳出树洞，开始水中生活。

朴实善良的富尔河人，为了不打扰美丽的中华秋沙鸭，每当路过富尔河时，常常是绕道而行，远远观望。突然有一天，他们的目光又被一道风景所吸引：一只鸭妈妈身后跟着七只毛柔柔的鸭宝宝，从碧草如茵的河畔姗姗而来，急不可待地跃入碧水浪花间，嬉戏鸣叫。顺水时，鸭宝宝们宛如一个个漂流在水中的梅花球；逆水之时，幼小的鸭宝宝跟鸭妈妈一样，划波破浪，顶水而上，萌萌神态尤为可人。

中华秋沙鸭对水质和环境要求十分苛刻。保留原始生态水质清冽的富尔河，由此奏响了青山绿水的自然乐章，方得稀世珍禽飞天越岭，重回这片令它们恋恋不舍的故地，在波

光粼粼的富尔河畔安家筑巢，愉快生活。

蜿蜒流淌的富尔河水面，悠悠的野鸭、俏丽的鸳鸯、珍稀的秋沙鸭，与两岸青山原野合成一道风光如画，锦绣难描的绝美奇观。生活在富尔河老辈人，经常对外来游客或家中晚辈讲述，中华秋沙鸭住“高楼”，穿“云锦”，吃冷水鱼，喝洁净水，是水鸟中的“贵族”。

到2009年春天，陆续来富尔河流域喜度蜜月、繁衍儿女的中华秋沙鸭已达80余只。吉祥鸟的回归，引起了当地政府和驻地国有林场的高度重视。从2013年起，富尔河流域开展了“使命动保，和谐生态”系列活动，实施对中华秋沙鸭重点保护和有效关爱。在中华秋沙鸭密集活动区域，人们给它们搭建产房和活动地界，保证中华秋沙鸭安全抚育自己的鸭宝宝。

今年早春，富尔河畔冰雪悄悄消融，朵朵冰凌花于料峭的寒风中拱破厚厚积雪，含苞待放。人们渐渐发现，又有多只中华秋沙鸭飞回来了，它们是富尔河畔第一批迁徙客。

等到秋天五花山色彩缤纷时，鸭妈妈和鸭爸爸，又将带着羽翼丰满的鸭宝宝们展翅飞走了。富尔河畔的人们将再次翘首以待，期盼来年春暖花开时，美丽的中华秋沙鸭再次归来。

责任编辑：王小微